

连安 著

镜头后面

□ 晏棣

连安自选的摄影作品集终于付梓了,可喜可贺。连安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起从事摄影,半个多世纪拍摄照片两万张。这本影集,仅收录1966年以来的200幅照片,不到他存留在电脑中照片的十分之一,可谓淘金之作。筛选下来的照片,自有它另外的历史价值。

几经斟酌,连安的影集定名为《岁月留痕——连安艺术摄影作品集》。定义为“艺术摄影”,既能展示照片的艺术魅力,也能避免选图的尴尬。

《岁月留痕》分为三辑。

第一辑为:年华山水——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。这一辑照片50幅,以宁都秀美山水恬静田园为主,镜头中,收录进了历史深处的县城、梅江、翠峰、古塔、古村、古祠、古庙、古屋、古桥,以及深山幽谷、泉流瀑布、四季风光。这些扑入眼帘的照片,令人肃然,令人赞叹,令人动容,令人生于斯长于斯而自豪。



巍峨翠峰 连安摄选自《岁月留痕》



时间博物馆 连安摄(选自《岁月留痕》)

第二辑为:光阴情怀——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这一辑收录照片103幅,记录的是摄影师捕捉到的某个瞬间。将此辑定义为刻骨铭心,很显然是全集集的核心所在。那些日后不曾再现的水利大会战、移河造田、水库工地、交公粮、集体耕作、土地上的歌舞,都是一页厚重的历史,是今人以及后人的金鉴。摄影师最宝贵的品德是,他把绝大部分的镜头对准了土地上最平凡的人,这些人,是耕田者,是牧牛者,是车水者,是制种者,是插秧者,是打谷者,是割草者,是织席者,是摆渡者,是挑担者,是制坯者,是造纸者,是牧鹅者,是卖鸭者,是牵猪粘者;是泥水匠,是木匠,是篾匠,是渔夫,是瓜农,是石匠,是吹打,是绩娘,是牙人,是小贩。在历史上的某一天或某一个时刻,他们在这片土地上,努力创造憧憬的生活。有一幅画面《分,是更大的合力》,记录的是一个村庄的历史时刻:改革开放后,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村里将田地与农具分给村民。至此,实行了约三十年的集体耕作制画上了一个句号。而分,恰恰形成了更大的合力。

第三辑为:时光不老——那些血脉相传的生命。这一辑收录照片40幅。依然是为普通人画像,或者说是为平民立传:书画家、道长、老朋友、守望老人、留守儿童等等。照片中的沧桑、焦虑、迷茫、希冀、守候、喜悦,勾勒出曾经的乡村风貌。而已展现的新乡村图景,正在扫除由贫困带来的精神雾霾。

连安的摄影,不是简单的照相。他艺术修养甚深,能诗文,精绘画,谙书法,他的摄影作品,也因之透出深刻的哲思和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。他镜头中所呈现的客观事物,虽然平常,甚至司空见惯,却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。

思想性,是一切文学艺术门类的灵魂。连安影集中比重极大的,是对人生、历史、社会、生活、劳作、收获的探究。他拍的易堂九子雕塑(刘维祺作),背景是乌云涌动的天空,九子屹立于大地,凸现出“易堂风骨,天下罕二”的傲气。《望眼欲穿》,描绘了(请原谅我用这个词)两位衣衫褴褛的老妇,伫立于悬挂着“光荣烈属”牌的破门框下,以手遮眼,眺望远方。显然,她们眺望和等待的,是被历史风云席卷远去而不能归来的亲人。进入网络时代后,老电影院很知趣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《电影院》里的电影院凋敝颓败,与衣着鲜亮的年轻人和小轿车,形成了强烈的反差,时代的突飞猛进,会毫不犹豫洗掉负累。让人不能忘怀的《修钟表》,小小的店铺,挂满各式时钟,修表人低着头修表。门前残破的木牌上,写着“时间博物馆”。招牌很有意思:钟能修,表能修,时间能修吗?流逝的时光,能回来吗?

也许,连安的摄影着力最多的就是时光。但他的时光是人,他拍了无数老人:老画家、老书法家、老红军、老民兵、老工人、老农民、老道长、老牙人、老吹打师、老妇人……这些人物,以他们的生活、生产作为道具,延展出生长的岁月,延展出生长的生命。而与老人相对应的,则是年轻男子,妙龄少女,稚气孩童,他们是生命最好的延续。

连安的影集,很多图片是可以作为绘画来欣赏的。《春意盎然》《秋之韵》《深秋的系马柱》是油画效果;《果盒仙·云端里的小道观》《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》《夜色古塔》《曾经的幸福时光》是版画效果;《城头村·历史的深处》《撒网》《山村晨曦》是水墨画效果;《大自然的彩笔》是水彩画效果;《找寻》则是素描画效果。连安说,艺术属于精神层面,照抄现实,抄得再好也只是匠人。他探索的,是多种艺术门类的交融,是艺术思想的呈现。把熟练的绘画与书法渗透进摄影,是他的追求。

行走在赣南围屋的肌理中

——读万幼楠《赣南围屋研究》有感

□ 曹军

刚拿到万幼楠先生的新著——《赣南围屋研究》,就爱不释手。其实这本专著初次问世,是在2006年,现拿到的是它的再版。新版的这本专著,装帧设计非常精美,用的是硬壳封面,纸张也更讲究,里面的图片也由初始版本的黑白照,换成现在的彩色照,看上去赏心悦目。新版专著,不但对初始出版的文字进行了梳理,更是增加了400余张彩色图片,且这些图片是在跨越30年的时间段里,从上千张图片中遴选出来的,使得这本著作在文字内容和图片上,都比初始版本更上层楼。

万幼楠不但对古建筑情有独钟,更是对赣南的围屋倾尽了大量的心血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,万幼楠以及他的团队就切入赣南围屋的研究,并且把调查成果制成了《赣南客家围屋》的录像片,并且在1993年就举办了“闽粤赣客家围屋研讨会”。万幼楠是赣南较早介入客家文化研究的文博专家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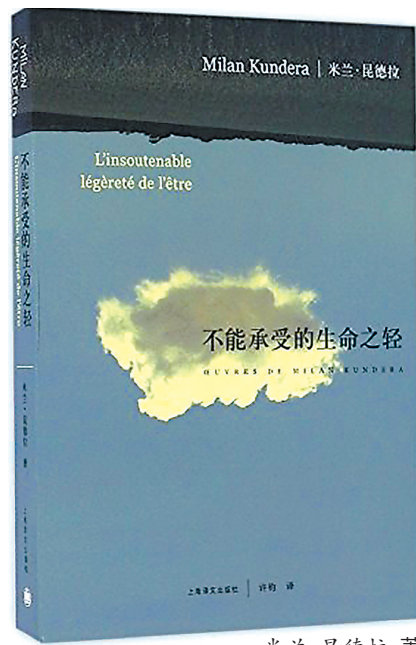
新版《赣南围屋研究》,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:

第一、作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,综合当时社会历史及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各类要素背景,来研究围屋的兴起与发展。他说:“任何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与自然地理环境中,经过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形成的。民居是一种普遍的综合文化现象,它包含着人类改造自然、利用自然的过程,体现着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结构形态和价值观形态,以及一切外来文化影响的全方位文化现象。民居文化的发生与发展,自然也离不开当地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。”这样就把围屋放在了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,进行开放性的研究,避免了就围屋而研究围屋的近视角度,也就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围屋都处在大山里,处在省与省行政区划交界的地方,也就是盗匪肆虐的地方,这正好说明了赣南围屋,尤南、定南、全南、安远等地比其他县更多的缘故。

第二、就围屋的形式多样性进行了严谨的考证。作者在书中考察了闽西的上楼(也叫圆围)、粤东的围拢屋及赣南方围等各种形制。其实,闽粤赣三地山水相连的土地上,其围屋都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只不过在数量上,闽西的围屋具有夺眼球的魅力;粤东的围拢屋也有其自身的特点,赣南的方围数量上更胜一筹。就围屋产生的源流而言,作者认为,不存在来自什么“中原坞堡式”“半坡遗址的圆形住居式”的源头。如果不审视当地经济、政治、文化,特别是气候、地理和建筑材料等自然条件的制约,把什么事情都无限地往远处去追溯,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个人觉得,这就好比我们说客家人、广府人、福佬人等等,不考虑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影响,无限地向上追溯,那我们肯定都是炎黄子孙。不是讲屋子,围起来就叫围屋。围屋是一种聚族而居、具有鲜明防卫特征的民居,其整个外观形象除了给人以墙高壁厚、壁垒森严的印象外,其巨大的尺度、峻冷的外貌,完善的防御体系,固若金汤的结构,令人感到一种威慑力。因此,围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防卫性。

第三、整本书分上篇和下篇,下篇为个案研究。在这个篇章中作者列举了关西新围、盘石围、燕翼围、粟田围、东生围等等的个案,既分析了它们的构造与装饰艺术,更考察了围屋主人及其家族史。每个围屋个案既有精彩的外观照片,也有翔实的内部照片,更有详细的构造实测图,给读者以一目了然的便利。

这部专著于2022年12月,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,图文并茂,是研究客家文化特别是赣南客家文化绕不过去的一本学术著作,值得我们认真研读、学习。



米兰·昆德拉 著

米兰·昆德拉作品 中国读者熟知的

今年7月,欧洲知名作家米兰·昆德拉去世,享年94岁,他的系列作品又受到读者的关注,其中,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。

米兰·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,自1975年起,在法国定居。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玩笑》《生活在别处》《告别圆舞曲》《笑忘录》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和《不朽》,以及短篇小说集《好笑的爱》。米兰·昆德拉的长篇小说《慢》《身份》和《无知》,随笔集《小说的艺术》《被背叛的遗嘱》《帷幕》以及新作《相遇》则是以法文写成。《雅克和他的主人》是他的戏剧代表作。

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部作品。读这部作品,最能引起读者共情和代入的,无疑是有关“生命轻与重”的思考。“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,因为人只能活一次,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,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。”“负担越重,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,它就越真切实在。相反,当负担完全缺失,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,就会飘起来,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,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,其运动也就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。”这些金句经常被中国读者摘抄引用。

早在1987年,中国作家韩少功和景凯旋分别翻译了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和《为了告别的聚会》。2016年11月,韩少功谈及翻译米兰·昆德拉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曾遭很多出版社拒绝出版时称,“当时主要是因为昆德拉没什么名气,相当一部分编辑只认名气,那就没办法了。后来作家出版社的白冰先生等力排众议,才接受了译稿。”

2002年5月,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昆德拉13部作品在中国内地的中文版权。翻译所用的,是从昆德拉家中拿出来,由他亲自指定的法文“定本”。

(张恩杰)



曹文军 著

时间留存的寂静

——诗集《正面与背影》后记

□ 曹文军

现在我知道了。落脚广州后,我找到了诗歌与生活的密径。好的工作,好的人际,好的文学氛围。于是,重拾山河,在阅读写诗与挣钱养家之间建立了互文性。

“文章憎命达”,写文章的人可不能太乖;“魑魅喜人过”,诗人会会魑魅魑魅该是好的。现实不存在的鬼,住在你心里。你不必缉拿,好诗要鬼,也要魂魄。

穷途的人无暇观照自我,更不会将大好的年华拿来胡思乱想。古今中外,早有建树者,大都生活优渥,心灵自由。奴隶建不起金字塔,匍匐的人只会顾影自怜,伤心但不伤感,孤单而不孤独,断然不会有思与诗的内蕴。

学生时代的我,成绩不错,考试轻松,有大把的时间来无聊。为了处理它,我选择了图书馆,以致毕业后话说当年,我最熟悉的居然是管图书的老刘头。

记得最后一次还书,刘老头知道我即将毕业离校,便将我归还的一本书推到我面前,说,这书不用还,就当是我老刘送给你的。我问为什么。他说我发现你这是第二次借这本书,一定很喜欢。

至今,那本书还在我书柜里,它就是1985年出版的王家新诗集《纪念》。

15岁之前,我生活在大庾岭峰峦叠嶂的畲畲里。走出大山,是我最大的梦想。王家新的诗集有一首,写他小时候问妈妈,山那边是什么?妈妈说海。某日,他爬上山顶,一看,山那边还是山。于是哭着回来,“山那边的山,铁青着脸/给我的幻想打了个零分!”这首诗打动了少年的我。

三

年龄这东西,未必是连续的,更像量子力学体系的状态跃迁。我年轻时,常常无聊,所以写诗。中年以后,常常无力,总想找人聊聊。于不忍中忍痛揭开伤口,我看见了光。重返诗歌现场。我写我的一时痛快,也写半夜里的哽咽。

书写时,我交出耳朵、眼睛和良心,去观察、去理解我所处的时代以及肉眼之外的可能。试想,身边有多少我从未知晓的真实存在?又有多少我言之凿凿其实差之千里的所谓真相?

我下笔犹豫,时常戛然而断或突然反转。并非不想说,而是我认为自己不该有太多正当理由。

四

早先在曹平等,而今习惯差异。

生活从来不是诗。但我相信,上天保佑守护诗意的我。我近年半百,从水泥行业入门茶业,跨度不可谓不大。之初我是忐忑的,幸运的是,身边的茶人皆怀草木本心,良心卖茶、匠心制茶,且宅心仁厚。每有交往都让我自在悠然,深信人间值得。尤其是宝哥,作为资深茶人,他情行俭德;作为同事,他严己宽人。他的情怀和善意,促成了我归拢点滴诗意的念想。

一片叶子、一盏茶,何其简单朴素,让我不落俗套。

唯茶见心,一枝一叶皆有人世的温暖与慈悲,苍凉与辽阔。

在编选这本集子的过程中,茶人王小林、张聘金、刘新安等,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。长期在自我世界里深居简出的我,终于有勇气呈现我的“正面”与“背影”。原来,茶与诗有同构之心。

出版30周年 “男生贾里”魅力不减

《男生贾里全传》出版30周年之际,一场“画一画最萌的男生贾里——《男生贾里》出版三十周年纪念暨原创形象手绘展”日前在上海举行。

20世纪90年代,一封男孩的信激起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的创作热情。她创作的校园小说《男生贾里全传》塑造了一群充满生命力的青少年群像,荣获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项大奖。如今,《男生贾里全传》已经畅销30年,累积销量突破千万册,阅读魅力不减。出版业有专家认为,《男生贾里全传》的出现呼应了上世纪90年

代初儿童文学对“回归儿童”的期盼和呼唤,引领了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潮,对中国校园小说的发展有着启示性的意义。《男生贾里全传》的成功不仅在于作品自带的轻喜剧风格和独树一帜的文学品格,也离不开几代出版人的坚守和打磨。

当被问到时隔30年,当下的孩子读男生贾里、女生贾梅的故事为何仍可产生共鸣时,秦文君回应道:“我把所有的体验原原本本保留了下来,融入到校园小说里。这些感受不受限于时空,对当下的孩子来说,感受是相通的。”(桂琳)